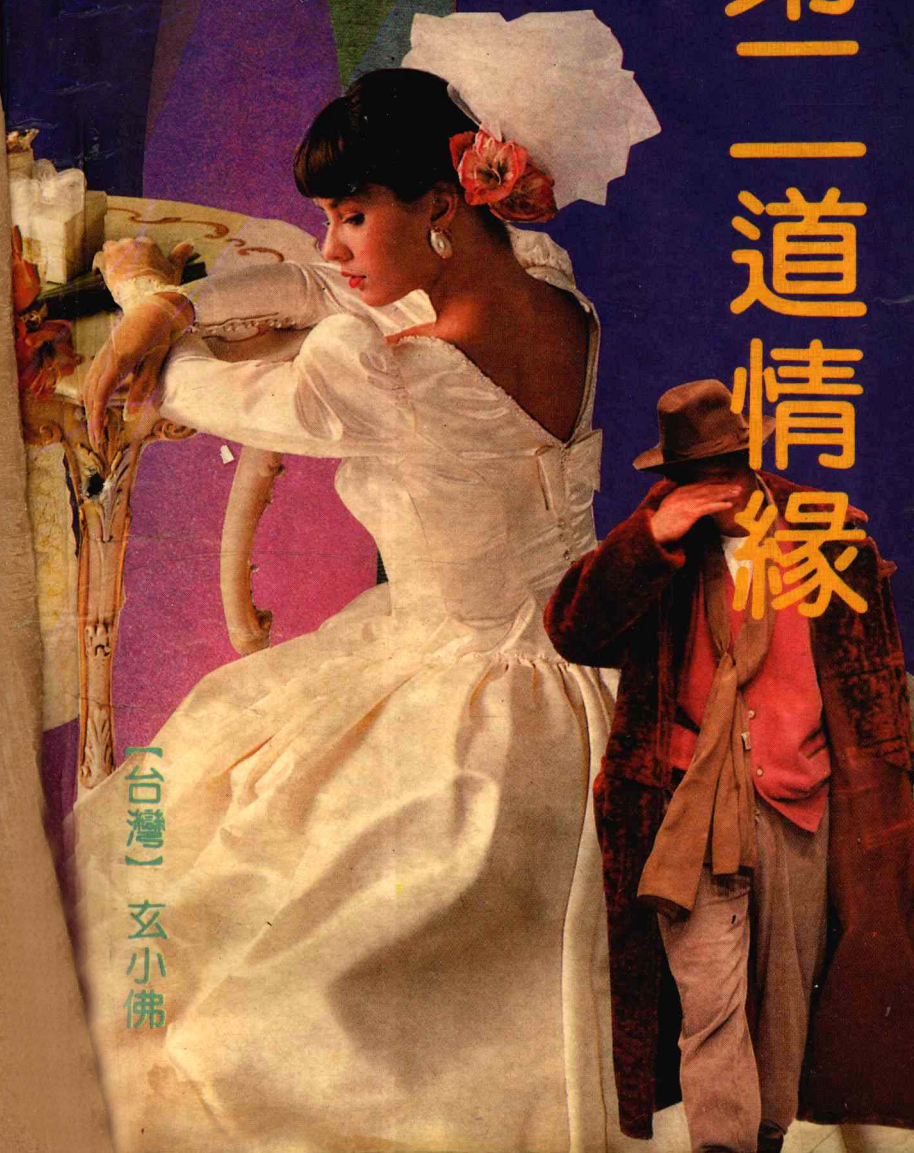


第一道情緣

【台灣】玄小佛



第一道情緣

【台灣】玄小佛

花城出版社

96年09月14日

责任编辑、叶曙明

责任技编：方少逸

封面设计：黄向卫

第二道情缘

〔台湾〕玄小佛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875印张 100,000字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ISBN 7-5360-6854-6/I·769

定价：2.20元

内 容 提 要

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是一段说不完、诉不尽的故事……

才气横溢的青年音乐家韩瑞克和美丽动人的电台女D·J戴品芬，是一对在孤儿院长大的孩子，他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然而，悲剧终于发生了，戴品芬在孤儿院不幸遭人凌辱。韩瑞克为了给自己的小伙伴报仇，持刀杀死了奸污戴品芬的男人。从此，他的性格完全变了，变成一个沉默寡言、暴躁如狂的人。

由于这段不寻常的经历，韩瑞克和戴品芬成了一对生死恋人。为了让戴品芬过上舒适生活，韩瑞克投身流行音乐的圈子，但他的性格和娱乐圈实在是水火不容，结果一败涂地。他在盛怒之下，又杀死了一位唱片制作人，被法院判处死刑。戴品芬怀着韩瑞克的孩子，来到恋人的坟头，平静地用刀子割开了自己的腕脉……

来自同样的父母，完全相同的血液与遗传，在同样屋檐下，诞生出来的，竟是迥然差异的两个人。

戴品芬——我的姊姊、戴多芬——我。

都姓戴，但，我们像两个世界的人。

我今年二十三岁，大学毕业才一年，在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贸易公司，做一名老板没兴趣带我参加应酬的小秘书。

我姊姊戴品芬，她是个连穿睡衣都有一份耐人吸引的美丽女孩。

是否美丽的女孩，可以不用笑容来争取世界？

我从小至大，就没见她好好笑过。

她总是那么忧伤，那么落寞，好像，每天都挣扎在父母给她的生命里。

从来，她好像没有年轻过。

当然，我指的是她的心态与对外界的反应。

她大我五岁，我念大二时，她已经毕业工作三年了，也许我们年龄有代沟吧。

当我在痴迷 AIR SUPPLY，嫌自己迪斯可跳得没味道时，她好像世界遗忘了她；或者，她遗忘了世界般，静悄悄的听柴可夫斯基、海顿、莫扎特。

时常，我是受不了她的。

尤其，我受不了她的工作。

她在电台主持节目。

我不相信有人要听她的节目。

看那一大叠听众写给她的信，我怀疑搞不好是她写给自己的。

她的节目从来就只放死人的音乐。

莫扎特、韩德尔、帕格尼尼、巴哈，谁死了愈久，她愈爱放。

我叫她放点流行的热门音乐，她永远是露出病危的凄惨笑容，然后，没有一句回答，鬼魅般的从我眼前，幽幽地消失。

我们家都是女人。

所谓都是，也不过三个人。

戴品芬，我，还有妈妈。

十年前，我爸爸没病、没痛，莫名其妙的，在睡着中，不再醒了。

到现在我还想不通，人总要死，而死理由又那么多，怎么他死得那么没有道理，一声不响的，可把我们一屋子，三个女人气坏了。

爸爸死后，我妈妈大概左思右想，这两个妻色平庸，与妻色非凡的女儿，都非可靠的依靠对象，她就毅然地去选择上帝，投靠到基督教门下了。

谈起我妈妈，真不比阴阳怪气的戴品芬好多少。

爸爸死后，她好像忘记还有两个女儿。

没信基督教之前，她早晚一炷香并跪在我父亲的遗像前。心中有了主以后，一炷香是免了。但，她开始念圣经给

我爸爸听。

更叫人发疯的是：她把爸爸的骨灰放在她的床底下，三天两头搬出去拭擦。

好几次，我想离家出走。

一个专在房里放死人的音乐。

一个在房里搬动死人的骨灰。

三个人里，仿佛？我是唯一活的。

电话响了四下；程强动也不动。

我横瞟了一眼，他正十分不满意地瞅着我。

站起来，走到他办公桌前。

电话是放在他桌上的，我的表情冷淡，不过，声音总算勉强挤出悦耳热忱。

“辉煌，请问找哪位？”

“程总经理。”

我把电话交给程强，不屑地。

“女人嘛！”

所谓辉煌贸易公司，就是我，和一位又倒茶水，又跑邮局、银行，一早一晚，还得擦桌抹椅的小妹。

另外，一个比大白长的还不登场的吴浩正，他跑外务。

程强是我们的老

拖欠薪水在我们来这能用稀松平常来形容了。

讲起来，我的职务叫秘书，天知道！我这个秘书是全天下最不体面的。

“戴多芬！”

程强的电话接完了。他拿原子笔在桌面上敲了敲。

“以后有电话，动作请快一点，响半天没人接，人家以为公司垮了。”

“电话在你桌上，你不会顺手接？”

“我要秘书干嘛的？”

他的原子笔，敲得更用力了。

“不是念在你工作能力差强人意，早就该请你走路了。”

显然，程强是真的生气了。

一脸老板的生杀大权、恨不得叫我滚蛋似的。

“看看你，长得已经不是什么国色天香了，还那么邋遢，妆也不化，骑了部破摩托车，进办公室，从来没见过你把头梳一梳。牛仔裤、旧T恤，你当你是学生呀？你是辉煌的秘书，顶了一头乱发，等母鸡找窝下蛋呀！”

“秘书个屁！”

我停下手上的打字机，用力地往桌上一拍。

“欠薪水也就算了，什么工作都丢给我，谁希罕这个工作？”

不知哪来的火，我愈烧愈旺，推开椅子，我跳了起来。

“嫌我不体面，你另外找人好了！”

提起我那只旅行都够用的帆布袋，我冲了出去。

程强也跟着我下电梯。

他个子不算矮，壮壮魁魁的，用一块布把他脸遮起来，他就像堵墙，普通的风还吹不倒他。

“戴多芬！”

“叫什么！我不干了，少留我！”

“你太没责任心了！”

程强一副我欠他似的。

“骂两句就跑掉，怎么样你也等我找到接替的人，你这样就走算什么？”

“找到接替的人？”

我冷冷地瞅着他。

“下辈子吧！小公司摆大架子，一天到晚还嫌我，他妈的！有本事去找个漂亮的秘书，看她会不会像我这样卖力！”程强姿态软下来了。

他左右望望，确定没有熟人，才低下老板的神气，带些哀求的。

“我都承认，行吗？你打字快、英文好，办事有效率，除了——邋遢一点，你实在不错。”

我恨极了。

我怎么说，到底是个女孩。被男人一天讲两次邋遢、不漂亮，那颗虚荣的心，真受了大打击。

“程强，你是王八蛋投胎的！”

帆布袋在我手上，差点打到他脸上。

“我又不是你的女朋友，邋遢干你屁事！你家有没有镜子？照照你自己的长相！”

“搞清楚！我是找你回去，不是跟你吵架的！”

程强才摆下去的姿态，又拉了回来。

“你要走就走，我不拦你，要了你这种秘书，生意都给你吓跑！明天我会叫人送一把梳子，两件洋装到你家，算是遣散费！”

冷酷地刺伤完我，程强掉头就走，我还哑在那，他又回头了。

“顺便送你一副漂亮眼镜！我爸爸戴的那副，都比你

好看！”

一串他妈的，王八蛋从我忿怒的口中，倒垃圾般地倾出来。

程强早就走了。

我没回家。

骑着我家那辆剥漆的老旧小本田，程强骂我的话，比街上交织的汽车喇叭还响。

我从来不化妆，连睡前都没上过什么晚霜、乳液之类的玩意。

牛仔裤磨得就差没有补钉。夏天T恤、冬天夹克，一年四季，从不换花样。

大学毕业那年，我烫了头发。

不知哪根筋错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烫了个永世不得翻身的非洲卷卷头。

程强没讲错，他是该送我一顶梳子的，我那头蓬乱的非洲头，迟早有一天，树上的鸟儿找不到下蛋的巢，会下在我的头上。

吃过早饭，妈妈去读圣经了。她一点也没注意到，我没有上班的迹象。

戴品芬有一头漂亮略卷的长发，同样蓬乱，却蓬松有致，如云一般。

“为什么老看我头发？”

戴品芬抬脸看了我一眼。

“有什么不对劲吗？”

“老姊，我的头发很糟吗？”

她笑了笑，有时她笑得像在哭，我没见她真正笑过。

“程强说：我的头发像在等母鸡来下蛋。”

“程强是谁？”

“我的老板。”

戴品芬一边收拾早餐、一边摇头。

“他真会形容。”

“我的眼镜，很难看吗？”

“又是你老板说的？”

“他说比他爸爸那副还丑。”

她还是笑笑，端着碗筷往厨房去。

一阵洗碗的水声从厨房传出来。

无聊地坐在客厅、反复地被一个到底上不上班的猪猡打搅着我。

我是多么轻视，多么痛恨程强。

但，上班时间到了，我又像个上了发条的闹钟，催响着自己。

“多芬，怎么还没上班？”

戴品芬洗梳出来了，她娟白的手不像在洗碗槽里浸过，倒像让琼浆润滑了般细致。

“我辞职了。”

她哦了一声，没讲什么。

我有点愤怒。

妈妈没注意我，戴品芬对我的辞职，又那么冷淡，好像这一屋子，三个女人互相没有关联似的。

“老姊，你有点反应好不好！”

她有点惊愕不解地望着我。

“爸爸死了，圣经变成妈妈的丈夫，你整天像枉死的幽魂似的，关心我一下困难吗？”

戴品芬的脸上，不再有惊愕不解。

她有一双似含泪欲哭的眼睛。唇角畔终年终日流泻着哀怨。

那张生就悲剧性的面容，无言地凝望着我。

好久，她自语般地拉开落地窗前的百叶帘，上午的阳光，照着她病态的皮肤惨白而没有血色。

“别妄求帮助你的是别人——学着自己处理自己，别把责任交给别人，你会失望。”

这就是戴品芬给我的安慰，老天！她是我的姊姊，她叫我自理。

我肺腔挨了打般，不满透了。张着口，好半天才喧骂出来。

“我不只失望，我怀疑到底你是否我姊姊，走在马路上的人都比你有同情心，我出钱到医院替你检查怎么样？保证你的血是冷的！”

她不怒，不怨，仍然用那双奄奄一息的眼睛望着我，救世军般流连在我脸上，却不肯发出行动上的爱与关切，我不明白极了。

无声的脚步，戴品芬回她卧房去了。

她走路似乎永远不会发出声音，仿佛从你面前经过的是一朵飘渺的云，轻轻地流。

我冲着跟进了她的房间，我存心要跟她吵一架，她比程强还叫人不能忍受。

死人的音乐在她卧房响着。

幽暗的空间里，突然，我觉得戴品芬不像一个有生命的人，起码她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星球。

她的卧房没有化妆台，其实，我们一家，三个女人的卧室，没有谁设置那会令女人美丽的地方。

她的床头、她墙上嵌入的墙壁，全是书。

生命与灵魂、易经今译、星座剖析、再生与投胎、中国占卜奥秘、史前文明……

这是戴品芬，一个连选书都莫名其妙的戴品芬。

她斜倚着床头，旁边摊了本阅读一半的世纪预言。

我不夸张，我真的不夸张。

我觉得她没有生命，她是一具幽魂，一具投诉无门的幽魂。

跟她吵架的冲动，从我心中一点点消逝了。

我站在她房门口，一股莫名的慑服力，令我两腿打了钉般。

那云般的头发，在床头摊成一片，韩德尔的弥赛曲，把空气凝造得肃穆却又鬼魅。

“韩德尔到这个世界来，是有使命的，你知道吗？”

我怔怔的，不晓得自己在听什么。

“每个人回到地球来，都有不同的原因。”

戴品芬播音员的声音，凭良心说，我没听过比她更回肠动人的。

“我们的灵魂生生不息，而我们的躯壳，一次又一次地腐烂，死亡。有的人回到地球负担某种责任，有的人——”

她停了下来，眼皮忧伤地垂着。

“——来还债，还你上次飘壳的债。”

我不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

多多少少，我也在杂志、报纸翻过几眼戴品芬那套理论与说教。

但理论与说法居然生根了般的形成戴品芬的人生观，这是令我十分匪夷所思的。

我移动了我的脚步。

我走出那间光线幽暗的房间。

我到隔区去了，骑我那部又旧又丑，早该废弃的小本田，那部几乎看不出原来是什么颜色的小本田。

戴品芬的话已经被我丢到脑后了。

但那谈话里的程强，给我的诋辱，野草似的，又在我心里蔓延。

我真的那么丑而邋遢？

我的眼镜，也难看到惹人嫌？

我进了百货公司，也许我是该买条像样的裙子。或者，我需要有双高跟鞋，那种细边镶金的，然后穿双丝袜。

“小姐，需要什么化妆品吗？”

化妆专柜的小姐，亲切地在后面唤我。

化妆品？

我顿足了。

“你的轮廓那么好，不化妆很可惜呢！尤其你这种干性皮肤，虽然不容易长青春痘，但缺乏保养，将来皱纹出来得快哦。”

琳琅的成排，成堆化妆品，在我的生命中，第一次拉住了我的目光。

“我替你化个妆好吗？免费服务，满意了再买，不买也

没关系，来嘛，一定漂亮。”

连拉带拖的，化妆品小姐，比我妈跟我姊姊还亲切地拉了我过去。

其实，我是半推半就的把自己的脸，交给那个微笑一直没有终止的小姐。

她一层一层，有秩序地朝我脸上抹。

“你应该去配副隐形眼镜，我们女人，脸上挂副眼镜，实在有碍美观。起码，要戴也选副适合自己脸型的。”

老天！连这个不认识的人，都对我的眼镜有微词。

“眉毛边的杂毛我替你拔掉，胭脂淡粉红的最适合你，哪！绿色的眼影，加上少许枣红勾在眼尾，看起来又妩媚，又有朝气。”

我像个过年拿到压岁钱，等着拆封看数目的孩子，一颗兴奋的心，等得有点不耐烦。

“桃红的唇膏，今年最流行，来，看看镜子，换了个人呢。”

是换了个人。

压岁钱的数目，终于开封了。

这是个令我出乎意料而满意的数目。

我不认识镜子里那个人，我真的不认识。

粉嫩的肤色，俏丽的眼睛，娇滴滴的唇。

上帝！我有这么漂亮吗？

程强那个王八蛋投胎的，掐死他都不会相信，镜子里那个人就是戴多芬，就是每天被他骂遍遍；带出去应酬都嫌丢脸的戴多芬。

口红、眼影、唇膏、粉饼，所有女生该放在脸上的东

西，我都买了。

我看我是疯了。

是程强给我的刺激太深吗？

我跑遍了百货公司的每一层楼。

我买了白底粉红点的蓬袖上衣，窄窄的腰身，又配了白色打了碎褶的裙。

然后我去穿那种高跟镶金边的鞋子。

走出百货公司，我的欲望还没终止。

我的头发，能下蛋的头发。

该换个样子的，我再不要我那被取笑的头发了。

发型师告诉我，今年最流行的，是又短又薄的庞克型。

我没有去取我的小本田。

我像个再生人，兴奋而陌生地到处找任何可以照射出影像的镜子或玻璃。

老天爷！谁会相信？谁会相信镜子里那个人，就是戴多芬？

我想我是得意忘形了。

我居然不自觉地搭了公车，到程强那间狗屁大的辉煌去。

进门前，我拉了拉衣领，拢拢我的新发型，骄傲地推开辉煌的玻璃门。

所有的人都惊讶地瞧着我。

其实，所有的人，也不过是程强，外务员小陈，还有倒茶水的小妹。

程强的眼珠，好像成熟了的豆荚，几乎要爆裂开来地睁着。

我洋洋得意地正要开口，一眼望到我的桌位，坐了个留

长发的女孩。

我的骄傲，瞬间跌了一大半。

“戴多芬，改头换面啦？还不错嘛。”

程强双手抱在胸前，下巴翘着。

“这位是林小姐，抱歉啰！现在失业率那么高，希望你早点谋到高就。”

我的骄傲岂止跌了一大半，程强那个王八蛋投胎的，简直是踢了我一脚。

“我们辉煌是小地方，老窝在这挺委屈你的。”

顺手点了根烟，程强报仇似的笑笑。

“怎么样？开始找新工作么？”

“没有新工作，我敢毫无顾忌地辞职吗？”

面子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我脱口就昂起脸，轻蔑地扫了四周一圈。

“灿烂贸易公司听过吗？明天开始，我在那当经理，找了我一个月呢。”

灿烂？

我自己心里都好笑，什么不好编，编个灿烂。

辉煌灿烂？

虽然叫程强踢了一脚，离开时我还是如同进去时般，骄傲而得意。

我简直讲不出我有多恨程强。

他一天都等不及的就找了人代替我，最可耻的是，居然一副不赏我饭吃，我就永远饿着似的。

灿烂？

哪来的灿烂？